

奔放的青春

(台湾) 姬小苔 著



野性奔放的姑娘
邂逅一位潇洒儿
郎突然出走
又突然分手
爱情与不幸
野性和奔放一起登场

江苏文艺出版社

I 247.5
1372
2



(台湾)姬小苔著

奔放的青春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奔放的青春

作 者：(台湾)姬小苔

责任编辑：伍恒山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 版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印 刷 者：溧水人民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65,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40,321—50,32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39-X/I·131

定 价：3.4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青春、奔放的爱情故事。

佻傥、漂亮、天真烂漫的紫沁，邂逅并爱上了潇洒英俊、野性奔放的青年叶翔，双双离家出走，过上了充满野性、浪漫的爱生活。

激情逝去，他们分离了。意外的车祸，叶翔成了残废，使他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紫沁忍受着痛苦，陷入迷茫无望之中，这时，雷史东来了，领她度过了艰难的季节。那个曾奔放、曾痴狂的青春呵……

责任编辑：伍恒山

ISBN 7-5399-0139-X

I·131 定价：3.40元

本社热情推出

姬小苔(台湾)言情系列

爱情游戏
爱怨交加
别说你爱我
云的记号
奔放的青春
胜利女神
花落莺啼
青春的涌潮
蝴蝶之吻
影海情波
梦归
一夜天使

是谁多事种芭蕉？
早也潇潇，晚也潇潇。
是君心绪太无聊，
既种芭蕉，又怨芭蕉。

1

巴士来了。

喘着粗气开到站牌前，噗、噗直放黑烟地刹住车。

原本躲在人行道旁的走廊下，避盛暑热气的人全冒了出来，把队排得好好的长龙，一下子给弄的大乱。

车掌小姐轻蹙拨得细细的柳眉，执着银色的票剪拉开门，万分不耐地叱着：“上来！”

人群像潮水般，被胴体庞大的巴士大口大口的吸了进去，密不透风的站满了沙丁鱼罐似的铁蒸笼。

门“啪哒”的一声重新关起，

巴士又开走了。

七月骄狠的暑气，更热上十分。把这条市郊的长街，晒得像是条滚烫滚烫的河。

扑面全是热腾腾的风。人如果打街心走过，直觉得就要被这份热，给晒得自头到脚都融化掉。

巴士开往那边的桥上去了，慢吞吞地通过桥面，混进车

队伍中。

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一个挤字。

倒是桥上碧朗朗的天，万分开阔，阔得那四平八稳的瘫软的蓝空上，白如柔絮的浮云也懒洋洋的。

紫沁孤零零地站在45路的站牌旁，嚼着口香糖，细绳打的皮包带子一忽儿在肩上甩呀甩的，一会又在长而灵活的手指间绞呀绞的，一双被日光晒成棕色的、修长浑圆、露在超迷你短裙下的腿佻佻地站着；比太阳还要热上几分的诱惑，叫人就是移不开视线；除了以细得几乎看不清带痕的薄底凉鞋来衬托她有心夸耀的美腿外，还特意在柔如精工雕塑的足踝上，套了根泰国赤金小脚链，不时凑着阳光一闪一闪的，像跟注视它的人眨眼睛似的。

她虽是一个人站着，但这份惹火的打扮，可一点也不寂寞，尤其是那双黑白分明，能把喜怒哀乐随时收放自如的丹凤眼，一时漠不关心的斜眯着，一时又似有心在那儿东瞟西转，忙得被她瞟见的小伙子都定不下心来。

那份慧黠，像夜空中顶亮的一对星星。

她也晓得自己好看，微噘着连唇膏也不必点染就红艳可爱的嘴唇，佻佻里，还特意造做出三分野气的放肆，跟她敞着大领、火红的新潮T恤相得益彰，逗得过路和在其它站牌下等车的人都禁不住要多望上两眼。

紫沁正在顾盼自得时，另一班巴士来了，她一摔肩上的皮包，跨了上去。

其实她并不诚心要坐巴士，她只是想出来透透气而已。

刚才，她匆匆自那乌烟瘴气的家“逃”出来时，读国中的小妹妹紫苹从厨房里追出来，一边抹着唇上面泛的余沥，

一边可怜巴巴的问她上哪儿去？她把头一昂，吐出三个字：去台北。

其实就连她自己也没个准儿，台北这么大，她当时只是冲口而出，并没真心有个目的地。

紫苹很想跟，紫沁只得用老套哄她，塞给她一张十块钱的红票子，答应下次带她同去。

虽然是姊妹，紫沁却一见她就打心底讨厌，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只要紫苹那痴肥的的身影打眼前晃过，她就满心不舒服，偏偏紫苹又不识相，人前人后的穷跟，每回她迫不得已要带紫苹出去的话，走在街上，总是下意识中有点躲躲闪闪的，唯恐别人晓得这个长了张大烧饼脸的家伙是她的妹妹，害她没面子。

紫苹是后妈带来的拖油瓶，也难怪两个人长得不像了，严格说起来，实在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紫沁的妈妈死得早，在她念小学时就过世了，父女俩凄凄凉凉的过日子，紫沁倒挺乖巧懂事，晓得她爸爸紫立人心情不好，每天上学前还知道烧稀饭给他吃，下课后，也跟邻居太太学做家务事，逢年过节时，连鸡都会杀了，没想到这种日子没过多久，紫立人就受不了中年丧妻的痛苦和寂寞，迷上了赌，结果侵吞了公物，连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差事都给弄丢了，若不是紫苹的生父当初替他努力奔走，把事情摆平，恐怕就得锒铛入狱。

后来紫苹的生父也很照顾紫立人，一心希望这个小同乡能够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就拉他一起开计程车，一个开白天，一个开晚上，才使得他们家的日子逐渐好转。

在紫沁升上国中三时，紫苹的生父患了胃癌去世了，紫沁的爸爸替他料理好后事，就顺理成章地接收了他的计程车，

也凑合着讨了未亡人回来当紫沁的后娘，而小紫沁四岁的紫苹也改了姓氏，跟进紫家的门。

想起这位新妈妈，紫沁就要暗暗皱眉，人倒不是个坏人，就是每回拿那双精明过度的小眼珠子瞄人时，总瞄得她心里泛嘀咕，要不然话匣子一开就唠叨个没完没了，也许人一胖也就跟着懒，每天什么家事都不做，只成天到晚守着张麻将桌子，唏哩哗啦地筑起方城来，起初紫沁还忍着，下学后一件件的自动做起家事，这下，新妈妈以为已获得她的默认，更是天塌下来也不管地赌得昏天黑地，只要紫立人前脚踏出门槛，就有她的搭子自后门跨进来，有时，明知道紫沁在厨房中忙得团团转，还要高声支使她去巷子口熬烟买点心，自己的宝贝女儿倒像是菩萨一样供着，生怕那双肥腿会跑得更粗。

原来想和她好好相处的紫沁，有一天忍不住了，当着她的赌友和她翻了脸，当她终于“明白”紫沁的倔脾气也是不好惹时，气焰反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高涨。

紫沁后来虽然见她总是冷着张脸，任凭紫立人怎么骂，也是对她爱理不理的，但心里也不免伤心；自她妈死后，这个家虽然冷清、孤单，然而也总是她的，紫立人不在家时，她就是唯一的主人，现在一个染有唠叨和赌博恶习的后娘，再加上长相招人讨厌又不懂事的妹妹，她真会被逼得发疯。

尤其是每次哗啦哗啦的牌声，和那些獐头鼠目的牌友们旁若无人的高声谈笑，老迫得她要自这低俗的屋顶下逃出来。

.....

紫沁望着巴士窗外游动的风景，“呸”地一声吐掉越嚼越没味道的口香糖，自心底好好地叹出一口气。

063970

十八岁，是这样青春的年纪，为何她得背负着这些她深深厌恶着的？

但她马上又挺直脊背，她不愿意叹气，她的美貌和青春，绝不是用来叹气的！她曾发过誓，如果有一天，她能有力量离开，她一定绝不犹豫，而且再不回头。

巴士过桥了，转向另一座高架桥底，弯进一条巷子中；车停下时，又有新的乘客陆续的上来。每人跨上来后，看见她那一身打扮，都不觉眼前一亮，一个长相粗俗的家伙，还藉故坐在她旁边，用一张报纸遮遮掩掩的瞄她那双漂亮的长腿，望得口水都要掉下来似的。

紫沁发觉后，忙把伸得远远的腿收回来，狠狠瞪了那难看的男人一眼，她可不是怕人看，如果讨厌别人欣赏她骄人的美，她就不会故意如此打扮，但她可不甘心看她的，是这样丑陋的眼睛。

照她们一帮同学中的说法，她今天这种行为，是出来“探险”的，再罗曼蒂克一点，就是说在茫茫人海中，亲自来寻找一份“未知的爱”。

据她所知，很多同学的“白马王子”就是这样找到的。

听她们得意洋洋的“收获”，似乎是很容易，令她也雀跃欲试。

她相信就凭她紫沁，一定会大有斩获的。

巴士在水源路和罗斯福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停下来等红绿灯，她不经意的往窗下看去。

与巴士并排着等灯光号志的，是一辆车身很美的私家轿车。

有生以来，紫沁不曾看过这么漂亮、这么豪华的车子；

车子是宝蓝色的，车顶还有黑颜色的护皮顶，车玻璃是看起来很神秘、也很凉快的咖啡色，车头旁边有一个可以伸缩的小旗杆，中间一块迎着阳光在闪闪发亮的微凹型车盖更衬托出那一份傲人的气派。

紫沁看了暗暗地羡慕也暗暗地幻想，真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样的人？一面猜，她一面牢牢盯着那辆车，野猫一样的眼睛瞬也不瞬的。

那辆车的车窗却在这时很迅速的滑下来，探出一个脑袋。

看到那张年轻的、蓄着微髻的、如大卫卡西迪型发式的头，紫沁真是又惊又喜。

“嗨！”更想不到的，那年轻的面孔，竟笑咪咪的和她照了个正面，同时打着招呼。

紫沁愣住了，本能的向四周望望。

“嗨！”那张脸的笑容更加深了。

绿灯却在这时候不识趣的亮了，巴士未熄火的引擎向前滑动，那张脸孔也同时缩进窗里。

紫沁跳得又急又快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俏皮的唇角也失去了笑容。

巴士驶进慢车道，紫沁正觉得失望时，那辆车却舍快车道不走，而尾随着巴士，当巴士于金门街的站牌停下时，那辆车也很疯狂地靠过来，车主人扒着车框，重又探出脸，向紫沁又叫又嚷的比划着，仿佛拥挤的夏日街道，使他突然受不了，而开始发狂。

“什么？”紫沁一边紧张的竖着耳朵，一边几乎把大半个身子都要弯出车窗，看那个与她处境十分悬殊的“狂人”。

“想不想去跳舞？”年轻男孩更大声的吼。

紫沁有些羞也有些着慌，跳舞？当然想，尤其是这样拉风的一个大男孩，如果给熟人看见了多神气，怕回去不讲得全校满天飞才怪，可是……

她的脸露出犹豫的表情，巴士却又起动了。

“大卫卡西迪”仍紧紧的跟着，同时保持平行的速度，惹得后方来车拼命摁喇叭，他也不管。

巴士的驾驶却火了，一边把稳方向盘，一边抽空回头向她大骂：“喂！你如果要命的话，把头缩进来！”

骂完了她又骂和巴士并行的车主：“你他妈的会不会开车？”

窄小的慢车道，给他们这一闹，顿时热闹非凡，紫沁吓得一伸舌头，乖乖的缩回座位里。

车中所有的人，都以更有兴趣的眼神望她，望得她即使脸皮再厚，也会羞红脸。

快到古亭市场时，那辆车仍没有放松的意思。

这下，巴士的司机真的动怒了，他熄了火，霍地一声自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紫沁座位边：“喂！你们闹着好玩是不是？下去！”

紫沁这下可气呆了。

“你到底下不下去？告诉你，你不下去我就不开车，看到底谁狠？”驾驶员一瞪眼。

整个车厢中的窃窃私语更响了，那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简直令她受不了，车掌用力拉开车门，冷冰冰的瞅着她。

这时候，如果有个地洞她一定钻进去，可是没有，她只得从车门离开。

“年纪轻轻就在大马路上和男人勾三搭四的……”司机

余怒未息的望她窈窕的背影，刻毒的骂。

紫沁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可是，对方是个壮汉，而且众怒难犯，自己又“理亏”在先，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好！

灰头土脸的下不了车，巴士迅速的“摔”上门，呼地一声开走了，紫沁又羞愧又窝囊的抬起长腿，重重的在车皮上趁势踹了一脚，一泄心头之恨。

这下可不得了，本来开走的巴士，突然在前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定睛一看，只见司机老爷拉开车门，怒气冲冲的下了一车。

紫沁哪见过这等阵仗，全身燥热，一张脸挣得通红，吓得魂魄都要出了窍，一时之间，简直不知道怎么是好，只有一颗心怦怦乱跳，几乎跳出心口。

她正预备拔脚就逃时，一辆车却适时的滑到她面前，同时迅速的敞开车门，车中，一张英俊的、笑嘻嘻的面孔瞅着她。

正是那个害她惹了麻烦的男孩。

她恨恨地看他一眼。

“快上来！”男孩催促着。

一种迷乱的、不知所措的情绪控制住了她，她呆呆的，不能移动分毫的望着他，而那名怒火冲天的巴士司机已越走越近了……

男孩欠过身，伸出强壮的、被日光炙晒成古铜色的手臂，使劲地把她拉进车，然后急驶而去。

车窗外，是巴士驾驶又叫又跳、怒不可遏追来的身影，粗重的拳头频频敲在车身上，那张牙舞爪发狂似的面孔，使得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紫沁又竖起全身的汗毛，但当她意识到

自己已经很安全时，一股得意，却令她感到滑稽，不自觉地大笑出来，然后，方才的狼狈因车速而被抛离了……

笑声中，混合着恐惧、轻蔑和胜利。

笑过之后，她全身疲软地虚脱了，很累很累的感觉遍布全身，好似心也跟着被掏空了。

男孩吊儿郎当的开着车，一边不时像瞧什么有趣东西似的看她。

她深陷在柔软的座垫中，懒洋洋地把手臂伸到后头，反手抓住靠垫，懒得连动都不想再动了。

突然，她跳了起来，“喂！停车！”她大叫。

男孩吓了一跳，赶紧煞住车。

“你这个人什么意思？”紫沁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跟你素不相识，又无冤无仇的，你干嘛要陷害我？”

“我没有呀！”

“还没有！”她勃然大怒！“你害得我被巴士司机给赶下来，你晓得那个王八蛋骂人有多难听？”她气势汹汹地，一脸的青春，一脸的嚣张。

男孩丝毫没火气地，像是研究什么稀罕物地看着她。她见到那目光，从头到尾都不变的目光，又是一阵怒从心来。

正要开口，男孩以手势止住了她。

“我不知道那个‘王八蛋’骂人有多难听！但你骂起人来却抑扬顿挫，好听得很！”他挑挑眉毛。

紫沁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紧握着的小拳头不由自主地松了：“你这个混蛋！”她喃喃自语着。

男孩又很困惑地，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看，看得她一阵发慌。

“你他妈的看什么看!”为了遮掩她的那份窘,她挑了种最凶巴巴的口气。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发脾气的时候真漂亮,嗯!真漂亮!”男孩自以为是地点着头

“滚你的!”她噗哧一声,反而花枝招展地笑了出来;骂归骂,口气却软得没丝毫怒火。

“不管怎么样,今天是有惊无险,你连一根头发也没被他碰到,对吗?为了庆祝你的脱险,咱们去跳舞!”他发动了车。

“跳你的头!”她哼了哼,“你这人好像有点神经病,外加自说自话的坏习惯。”

“这年头真是好人难当!”男孩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把车子给开得飞快。

“噢!我又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哼!像你这样开着车子满街追女孩子的家伙,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天哪,我这是香车美人啊!听过没有,香车要有美人来坐才神气得起来!”

“什么香车,妈的,你这车偷来的也说不定!”她撇撇嘴,故做不屑地微昂着脸,看都不看他。

“哈!”男孩一声怪笑:“我还以为捡到个落翅仔,没想到钓上的是个女警察!”

“警察又怎么样!”紫沁一下子又给弄火了,这家伙真混球,竟敢以为她是落翅仔!

“不怎么样!”男孩也学她从鼻孔里出气:“一无前科,二无案底,倒是要问你,警察小姐,您预备怎样?”

“行车执照、驾驶执照拿出来看看!”她老气横秋地伸出手掌。

“原来你是用这种手法‘请教芳名’啊!”男孩嘲笑着。

“什么芳名臭名的!”她傲慢地挑眉:“谁稀罕知道!”

“你不想知道,我就偏要告诉你。”男孩两手都离开了方向盘,在口袋里掏呀掏的。

“喂喂喂!你不要命啦!”紫沁吓得几乎尖叫起来,交通繁忙的大街上,这个神经病,这个混蛋,居然有闲空找东西!

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十轮大货车“咻”地一声,自他们的车边擦了过去,险生生要把这车压个正着,惊出她一身冷汗。

“喂!你快看前面,你的车头已经歪来扭去,侵入对方来车的车道啦!”她掩起眼睛,又是一阵大嚷。

“他妈的!喂什么,我可不叫喂!我叫叶翔!”男孩硬把行车执照和驾驶执照塞给她:“叶就是绿叶的叶,翔是飞翔的翔!”说着,他双手还学鸟翅膀似的,很滑稽地扑了两下,才毫不在意地去握住方向盘。

“哼!真没听说过,叶子还会飞翔!”他没好气地把他的行照和驾照扔回他腿上:“你爱怎么翔就怎么翔,翔到天国去滑溜梯都没人管你,可是啊!别把我一齐扯上,我这么漂亮,还想多活几天呢!下车!”

“好吧!”男孩唰地一下把车给停了——停在快车道的正中央,面无表情地说:“再见!”

紫沁见他板下脸,心里也有火,赌气就要推开车门,哪晓得车门刚刚张开一隙缝,旁边就呼呼地飞驰过好几辆车,